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孝文帝即位二

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

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也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

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二歲徙代

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鄆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

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

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

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

徐廣曰都清陽○正

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

清河王徙以元鼎二年也初武為

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

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

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年矣

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

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

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

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索隱曰按左氏傳宣

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

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

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

漢書音義曰梁所虜

吳楚之捷略與漢等

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駟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

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

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

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援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

王竹園也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二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廣睢陽城七十里

下和之者稱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

於平臺三千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

又一名脩竹苑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二十六乘大

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警索隱曰漢

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入亦有蹕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

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

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袤之人鄭玄云奇袤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袤音斜也初見王賜

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

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

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贖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

朝上䟽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

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

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曰著竹畧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

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表益

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表益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

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枝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

成雜字故閣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

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表益

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表盜及他
 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
 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
 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
 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王乃令勝詭皆自殺
 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
 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
 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

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

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

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

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

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

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

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

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

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

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

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

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

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

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孝王誠後世善保

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

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

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

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措○索隱曰措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

后亦私與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

而王與任王

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

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

狂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狂音岸按類狂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

音迤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迤迤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竿也謂為門扉所竿

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狂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

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

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

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

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

索隱曰竇嬰表益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

何

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

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

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

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

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

之置其劔劔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

梁郎其子來治此劔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其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

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

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

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

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

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

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

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

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

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
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竇嬰正議

袁盎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于

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于字

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

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

舜

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

索隱曰漢

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

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

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一

縱酒聽樂
因以終

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

卒子頃王授代立

索隱曰漢書云
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

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
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

馬內田音人椽反又音軟又音
奴亂反墻垣牆外之短垣也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索隱

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
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行神

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
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

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
黃氐或用狗以其氐血釁左輪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

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

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

之榮最長死

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
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

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二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

索隱曰謚
法好更故

舊曰 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

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

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

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

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

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姁

服舍中 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姁服舍中也 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

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

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

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王端以孝景前二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 索隱曰按廣周書論法云能優其德曰干 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

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

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

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

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訾省 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

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 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

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

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

封其宮門從一

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市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

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

詐究變

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

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

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

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

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

索隱曰謂詭詐人之辯以傷中人

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

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

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

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

多設疑

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

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

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一歲輒以罪去大者死

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用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

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

人多於國經租稅

索隱曰經

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

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

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埋蒼云

機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

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

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

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

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二年濟

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子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諡康王子頃王輔嗣至

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曰

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并施玄的結羽

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

服虔曰鮒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

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呈

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呈漢公卿及幸

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膠東康王寄

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

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起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

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

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

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

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

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

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

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桧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

桧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

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

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妬媚不常侍病

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蒼云媚丈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媚

輒歸舍

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

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桧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

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桧共分財物太

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桧桧怨王后太子漢

使者視憲王喪桧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

六日出舍

如淳曰服舍也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

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

索隱曰按是張騫

驗王后

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

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
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
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
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
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
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
商二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

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主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

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
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
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
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闕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禊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
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
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陛下幸察

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

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

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音翟也御史大夫臣

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

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

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

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曰公孫賀古者裂地立

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

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

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

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曰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

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

民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

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

最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
其更議

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

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

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

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

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

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

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鄴音贊後其子續封南

陽之鄴音嗟也 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 **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 **而家**

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

臣曰。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 **臣胥**。索隱曰：廣陵王也。 **為諸侯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

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

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 **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

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

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
 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
 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
 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其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
 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
 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
 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
 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

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

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

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

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

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

為列侯

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

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閔臣曰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

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

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

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

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

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

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

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太常也

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

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

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

索隱曰謂地為

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如前故事制

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

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

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

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

酉奏未央宮六年

徐廣曰一云元狩

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

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

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闕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稀

受茲

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

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

德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曰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

索隱曰按匈奴

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索隱曰萌一作

毗韋昭云毗民也三蒼云邊人云毗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

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

降旗奔師

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

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

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葷粥徙域

張晏曰匈奴徙東也

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

怨毋侂德

徐廣曰侂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侂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棊○正義曰肥音符味反

毋乃廢備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

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

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滂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

疆

徐廣曰一作壇駟案李奇曰保持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

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

維

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

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彊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日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葷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
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
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
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
國而害于君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
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米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
 誠燕王以無作怨無肥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
 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
 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
 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
 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
 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
 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
 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
 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

金錢財幣直二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

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

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

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

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

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一城今地邑

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

三十一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

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

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
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
國除燕土境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
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
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千有二君皆來降旗奔
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
從俗以怨望也無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
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
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
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

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

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

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

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

索隱

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齊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曰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

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

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

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

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

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

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

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
 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
 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
 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
 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古章
 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

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有異姓大夫

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

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

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

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

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

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

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堂

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

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詎

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

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

芷漸之滌中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音先反○索隱曰白芷香

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青也滌如禮滌度之滌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之庶人皆不附近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勸也

初立推恩賞德

以本始元年中蓋復封燕王曰兩子一為安定侯

正義曰漢

表在鉅鹿郡

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括地志

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二十七里

三王世家第三十終

史記六十

